

賊

情

彙

纂

賊情彙纂卷九

賊教

自古草竊之徒多藉邪教以倡亂自季漢
張角之後如宋貝州妖人王則明蒲臺妖
婦唐賽兒近之白蓮教八卦教莫不假託
鬼神煽惑愚民以為淵叢之聚逮人眾勢
熾以威脅人或不專恃其教可知邪教實

為亂階兩粵八閩素多天主教因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為會故有上帝會添弟會小刀會諸名目暎夷就撫之後粵閩不馴之民日漸驕肆而會匪愈眾洪逆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為弟故也雖屢更其名其實即天主

教畧變其格者也嘗考梁荏林中丞浪迹
叢談述黃岡吳德芝天主教書事一篇曰
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
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厯頗有
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
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

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
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
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
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
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
刀錐鈎棚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
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閤

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
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
人在前方局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
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紐其項以入
棺或曰借殮事以剗死人睛作鍊銀藥生
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

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信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饋遺有事則官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

配之義何居各首逆妄標名目如贖病主
聖神風雨師雲師之類人襲神號尤亘古
未有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究
之粵匪乃開闢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
不惟覆載王法所不容為天下萬世之罪
人實亦彼教之罪人耶穌有知亦當助百
靈而効順共殄此凶殘梟獍也至於賊教

之誦經讀讚者猶朝夕按籍點名也服飾
奇幻者欲驚我戰士也講道理時假託天
父附體殺一二人者欲以威劫眾也雖習
邪教實無邪術今就所俘賊文案叅酌羣
言輯賊教一門析為五則庶逆賊之醜態
畢露而羣疑可以消釋已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偽書

耶穌之教行於海外千八百餘年曾聞與西洋人稔熟者談及彼教之書多至數十種要皆西洋聰穎之夷衍其教以著書大抵曼衍支離一波窮一波又起於喫緊處仍不說明非雜以虛詞即亂以番語畧如二氏之書然意義字句尚多雅奧宜乎湯若望諸人夙有西儒之目也逆

賊偽書則大不然除所稱新舊遺詔書天條書
尚係西洋遺意其餘偽書十數種則皆首逆數
人竊彼教之緒餘任意捏造者無情無理獠吠
梟啼其隱語皆刦盜常談鄙陋荒唐又村歌盲
詞之不若最後建天京等論則是被脅能文人
所為語雖悖逆尚不俚俗亦非首逆等所能解
也至於軍目條規應編入偽軍制內偽歷書應

編入偽禮制內其餘各書毫無關係官軍隨處
俘獲汗牛充棟人人習見若全錄之徒費筆墨
茲於各偽書每一名目摘錄數條或挈其綱領
以繫說焉如欲統觀之不難取原書一覆也

偽書名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全錄

天父下凡詔書摘叙

天命詔旨書摘錄

舊遺詔聖書摘叙

新遺詔聖書摘錄

天條書全錄另入偽
天條書內

太平詔書 摘叙

太平禮制 入偽禮制門

太平軍目 入偽軍制門

太平條規 入偽軍制門

頒行詔書 摘叙

頒行歷書 入偽禮制門

三字經 摘叙

幼學詩摘錄

太平救世歌摘叙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以上三論語多悖逆皆不錄

天朝田畝制度

此書賊中似未梓行迄未俘獲

偽書內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即十全大吉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永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永救饑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腳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玉清不好起歪心

全敬上帝不愁難

清朝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修悠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真心

戒淨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琵琶鼓樂簫來和

金玉堂中快樂多

五人上天直享福

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郎

出在深山金玉堂

富貴功名天分定

燈草對緊日頭上

笛子出在玉堂中

扇子不拔自有風

山頭白雲風吹散

真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

為人修善不用愁

正人自有昇天日

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

為人真心總不妨

且看江水何處去

盡歸一統轉天堂

偽書內天父下凡詔書

一冊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官兵為內應楊秀清知覺詭稱天父下凡附體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訊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三次其天父附體之言輒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回天已云云

偽書內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
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
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
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兵將未能
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旨命令致
有誤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將詔書尋閱天父天

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
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
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
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
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眾小曰眾

小認得天父天兄真麼眾小對曰認得真天父
天兄天父又曰眾小認得爾主上真麼眾小對
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
王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
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
顧王一個都難也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為

天降爾主為真主

何用煩愁膽心飛

真小今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嘗臨陣似屢屢

自古生死天排定

那有由已得成人

靈祇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民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

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
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變總不能
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
眾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
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
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

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小眾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向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當前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眾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

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
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忠
報國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
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一概打仗
昇天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
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
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

一體未及封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勲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情諭爾我等既幸得為天父子女又幸得為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眾兵將千祈踴

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
眾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詔令通軍大
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
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眾欽
此

偽舊遺詔聖書

所載皆西洋番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亦無非
言耶穌功德神奇書已發鈔

偽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太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叙耶穌世系也耶穌祖名大辟父名約色弗母名馬利亞其云卻有上主之天使託夢與之懷孕感聖神而生夫妻但接不交生冢子名耶穌者叙耶穌降生神奇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

恒邑希羅德觀星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
弗將耶穌攜奔麥西地者叙天使救護方免希
羅德謀害也其云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列及加
利利地方者叙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浸禮師名約翰在猶大宣道耶穌
自加利利來約翰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
受浸於耶穌者叙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野致魔鬼試之絕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攜登高嶽者叙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天國福音醫民間疾病大眾多來相隨者叙教化流行其徒日眾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其教人虛心教人知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

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兇我者翻愛之祝之
誠人謹慎勿逞才勿為偽善持齋勿感額勿積
財於地須積財於天勿貪財怠慢上帝勿慮衣
食自有天父養之教人眼明勿生障礙勿以聖
物投豬狗勸人愛人求則給之叩門即開謹防
偽師除惡務盡善樹必無惡菓惡樹必無善菓
須伐樹投之火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屋磐

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屋在沙上風雨立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為善及多方比喻也

第八章九章云有麻瘋人耶穌撫即淨以及醫癰病醫瘧疾醫婦人血漏醫瞽醫聾醫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便復生以及祛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即安靜者叙種

種神奇也

第十章至十二章云召十二門生賜之有權管
污鬼並使徧行各處祛魔治病又告誡勿往何
邑宜往何處宜謹慎勿干王法恐致正法及一
切比喻教訓問答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
其教也然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已反顏如
不識指天為父矣

第十三章皆耶穌以田畝網罟諸事比喻教人
諸語

第十四章至十六章云有希羅德公者聞耶穌
之風而追究約翰之傳教因有寵女欲約翰之
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懼殺遂
率徒眾四千奔抹大拉之郊途次乏食幾饑疲
耶穌命眾偃地自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

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上如欲從我必提
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誅邪教耶
蘇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
陽其衣皓有光約翰復生復與之會及與摩西
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掩映雲中
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亦不

過紀耶穌之神蹟云爾中雜醫病及問答諸隱語閱之不解殊悶人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叙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大境內及徧游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說法言詞益極言神通廣大徒眾無算而已

第二十六章至十八章云其國祭主書士長老謀之祭司元魁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

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字架上埋
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
權矣此叙耶穌誘擒被磔也其復生升天與否
則彼教附會之詞所擒為何國所稱總督千總
皆中國官名殊不可解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鬥諸靈
異

偽太平詔書

皆洪逆所下偽詔由偽詔書衙彙修發刻書已
發鈔

偽太平軍目

所載旗幟尺寸及軍師旅卒兩伍諸式編入軍
制門

偽太平禮制

所載祇稱呼毫無別義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太平條規

所載皆行軍規矩已編入偽軍制內

偽頒行詔書

亦洪逆偽詔頒行賊境者書已發鈔

偽頒行歷書

卽偽時憲書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其首句曰皇上帝造山海七日成
及閻羅妖四方頭紅眼睛諸怪誕語書已發鈔

偽幼學詩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女

朝朝夕拜同

俯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有割與無割

誰非上帝生

天恩虔答謝

永遠得光榮

耶蘇為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功勞認實先

十字架難當

愁雲暗太陽

天堂尊貴子

代爾世人亡

甦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又有敬肉親詩君道

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
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嫂道叔道
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
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天堂詩一首曰貴
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
在天堂詩皆四句率俚鄙不堪逆賊五倫
俱廢四體百骸皆應割裂何五倫詩諸箴

吳郡吳縣志卷之六

之有故不全錄

偽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皆邪教怪誕之論書
已發鈔

偽建天京於金陵論

偽貶妖穴為罪隸論

偽詔書蓋璽頒行論

文字粗通此則陷江甯後被虜讀書人所為其
冠首一論卽劇賊何震川所撰頗有筆氣其為
粵西諸生信矣然語太狂悖故不錄

偽天朝田畝制度

凡賊中偽書首一章必載諸書名目末一條即係偽天朝田畝制度應編入賊糧門內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綑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

註

偽書皆照原書摘叙或全錄
全書發李林全鈔容即訂入

偽天條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皇上
帝不好拜邪神不好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
讚美皇上帝恩德皆天主教中章程所事云云
此其所以為邪教也其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
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
貪心無非與人為善或即耶穌之遺教其前列

之序之奏章及逐條七言句以及註語似即教
匪中稍知文義者所為賊傳鈔得之攬為己有
何以知之蓋賊中文字鄙謬不可究詰假使撰
此並無此伎倆若書中讚美書後對句詩句斯
真逆賊之語矣逆黨結盟之始不過鈔寫數冊
逮勢燄日熾則刊刻徧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
人各一本脅令被虜之人朝夕誦讀如入教期

逾二十一日猶不能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識字其令終格不行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間有蠢賊以能背誦天條為能誇耀於眾賊殘殺蔑倫姦淫虜刦狡詐貪婪俱備其示人天條又如此若非天良喪盡幾何不自思匿笑自愧欲死也然於所惡所忌之人則每藉犯天條以殺之甚至夫妻同宿駢首就戮何不更訂天條

亦增此款於內耶賊中定制但犯天條者無生
理更於天條之外多立禁令另詳偽律條內

偽天條書

天下凡間誰人不犯天條但從前不知
猶可解說今

皇上帝恩詔既頒自今以後凡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
條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萬萬載威風
無了期凡不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
條者定罰地獄受苦千年萬萬載哀痛
無了期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
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
真生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
千年萬萬載在高天威風如此天福都
不願享情願受反天之罪致惹

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矣哀哉
今有被魔鬼迷懞心腸者動說君長方
拜得

皇上帝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
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強暴是
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得

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
得父母乎又有妄說拜

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君民一體皆敬
拜

皇上帝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

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

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
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
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
捉故今

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魔鬼之
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
生前不至受鬼氣死後不至被鬼捉得

上天堂享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是從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悔罪規矩

當天跪下求

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禱禱畢或用面盆水週身洗淨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畢後

朝晚禮拜

皇上帝求

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心食飯感謝

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讚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

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

如是則成

皇上帝子女在世

皇上帝看顧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間不論

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得昇

天堂

悔罪奏章

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禱
小女○○○○

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
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祇得
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

事遵守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
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

有食無災無難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

福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朝晚拜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小女○○○○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
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

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食飯謝上帝感謝

天父皇上帝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祇得昇

天

災病求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現有災病懇求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災病速退身體復安倘

有妖魔侵害懇求

天父皇上帝大發天威嚴將妖魔誅滅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茶
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禱告
小女○○○○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生日迎親嫁娶
小女○○○○滿月

等事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祝福

小子○○○○家中吉慶萬事
小女○○○○

勝意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作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饌茶

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堆石動土

小子作竈

做屋

等事虔備牲饌茶飯祭告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

小子。女。。家中大小

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

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一切舊時
壞規矩盡除但用牲饌茶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小女○○○○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靈託○○○在某月某日

某時昇天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小靈認。得。上。天。堂。

得享

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女。家。中。大。小。

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

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每逢虛房星昴四宿日是禮拜日

茲蒙

天父

天兄暨

月
天王大開天恩新添讚美章句復承

旨准鐫刻頒行咸使天下軍民人等

自今照此頒讚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是獨一真神

今又於是字下添命字

讚美天兄為救世主是捨命代人

讚美東王為聖神風是續病救人

讚美西王為雨師是高天貴人

讚美南王為雲師是高天正人

讚美北王為雷師是高天仁人
讚美翼王為電師是高天義人
真道豈與世道相同

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

人知悔改認得昇天

時時遵守十款天條

十款天條是皇上帝所設

第一天條崇拜皇上帝

皇上帝為天下萬國大共之父

人人是其所生所養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當朝晚敬拜酬謝其恩俗語云天生天養天保佑又俗語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條

皇天上帝是真神 朝朝夕拜自超昇

天條十款當遵守 切莫鬼迷昧性真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

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別神

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

犯天條

邪魔最易惑人靈 錯信終為地獄身

勸爾豪雄當醒悟 堂堂天父急相親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

名爺火華世人不可妄題凡妄題皇上帝之名及咒罵天者是犯天條

巍巍天父極尊崇 犯分干名鮮克終

真道未知須醒悟 輕狂褻瀆罪無窮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
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

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世間享福盡由天 頌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饗殮須感謝 還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 皇上帝曰孝順父母則可遐齡凡忤

逆父母者
是犯天條

大孝終身記有虞 雙親底豫笑歡娛

昊天罔極宜深報 不負生前七尺軀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 殺人即是殺
自己害人即

是害自己凡殺人
害人者是犯天條

天下一家盡兄弟 奚容殘殺害羣生

成形賦性皆天授 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條不好姦邪淫亂
天下多男人
盡是兄弟之

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羣
天堂子
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凡男

人女人姦淫省名為變怪最大犯天條
即丟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

歌皆是
犯天條

邪淫最是惡之魁 變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實福 須從克己苦修來

第八天條不好偷竊劫搶

貧窮富貴皆
皇上帝賜定

凡偷竊人物劫搶
人物者是犯天條

安貧守分不宜偷 劫搶橫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還自害 英雄何不早回頭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話

凡講謊誕鬼怪
奸詐之話及講

一切粗言爛語
者是犯天條

謊言怪語切宜捐
詭譎橫生獲罪天

口孽既多終自受
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
凡見人妻女好便貪人妻女見

人物產好便貪人物產及賭博買票團姓皆是犯天條

為人切莫起貪心
慾海牽纏禍實深

西奈山前垂誥誠
天條款款烈于今

回頭信實天父皇上帝終有福
硬頸叛逆天父皇上帝總有哭
遵天條拜真神分手時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溺信邪神即為邪神卒奴生時惹鬼所
纏死時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處從天而

降去處向天而昇

上帝有主張

爾們切莫慌

真心多憑據

方可上天堂

真心敬上帝

莫信怪人誑

凡情丟卻盡

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

凡人行錯總無知

坭團木石將頭磕

問爾靈心失幾時

從天妄說是從番 真正凡人蠢且頑
上古君民遵上帝 英雄速破鬼門關
順天獲福逆天亡 何故世人論短長
看爾原非菩薩子 因何不願轉天堂

賊七日禮拜奏章

用黃表紙疊成四頁頁面寫奏章二字頁內口數行儘一館所有賊眾姓名全行寫入以上天條書中各奏章均同此式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本日禮拜眾小子

小女理宜誦德歌功酬謝

天恩懇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醒天下萬國

眾小子小女早日回心共同讚美

天父上帝權能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迷蒙並
不准怪人侵害倘有妖魔迷蒙怪人侵
害懇求

天父大發天威嚴將妖魔怪人早誅早滅以免
戕害祝福小子小女日日有衣有食無
災無難今世平安昇天永福所有祈求

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

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禮拜

逆賊自蠢動之初以迄今日其於城市村莊也則分踞民房打館於原野也則蓋板房以為營壘賊目所居率皆宏敞所以然者為備禮拜之用軍中禮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陳殊可駭也凡陷一城踞一鎮賊目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

房舍則卒長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
盡虜可以鋪陳之物華美者貴者得之次等者
賤者得之必於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繡花或
素紅桌圍凡一室中必掛幃幔張燈彩懸楹聯
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帽鏡就虜得玻璃燈四張
各分一張復虜得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
非成對者錯亂懸掛虜得金字壽聯各分一隻

別虜一隻與之為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
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
非其地識者竊笑之亦竊歎也賊敬天父不用
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邊設
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筩
一對各插小尖角黃綢令旗一手桌前立小竹
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桌後設

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賊目及副
職偽官與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
設立五座七座其教以星昴房虛四宿日禮拜
先一日偽帥遣人員禮拜旗一面鳴鉦於市大
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即於是
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盃肴三盛
飯三盂鳴鑼集眾環坐一堂賊目及克先生者

即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羣賊兩旁雜坐齊誦
讚美畢克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賊
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賊亦俱長跪讀
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
也每日朝饗夕飧亦必鳴鉦齊集儘所虜之者
供三盃茶飯如之自賊目以下亦環坐而讀讚
美畢克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賊

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賊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禮拜午餐則否然禮拜誠敬怠忽則視其館賊目為何如人如稍有天良者恒草率從事甚至有跪讀默祝低言天父皇上帝大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羣賊跪其後聞之忍笑不得者若廣西老賊或執迷不悟之人則將事必誠必敬如無病貪

睡聞鐃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
禮拜桌椅即賊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之
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如禮拜三次無故不
至則轉告偽帥斬首示眾以上所叙猶卑小偽
官所為若首逆洪賊且於大門外造一臺為生
日令節敬天之所偽宮內亦設禮拜壇場鋪張
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諸逆皆然凡禮拜及朝

夕上食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僞妃嬪
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聲越殿廷其鳴鐘之
制侯相四十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
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聲旅帥十二聲
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僞王至指揮皆得奏
樂每遇禮拜各僞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心衙
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府衙領取海菜以備敬

天父之用此則江寧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
惟視所擄何物即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得
雖簞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肴又以狗肉
為至重虜得輒分送各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
彌月與夫攻陷何地任賊中所謂喜慶事則不
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其有疾病修竈等
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而焚化

之敬天父以祈福嘗聞習天主教者以耶穌為
天主其天主堂及禮拜之所所供之象皆十字
架獲彼教人犯盡十字於地上刑迫之使邁步
跨過至死不從蓋奉天主教者以耶穌為神者
也若粵匪雖襲彼教直以天為父捨耶穌不奉
而以兄呼之此又天主教之變格耶穌在海外
教人為善海外奉為神人可已在中國則為異

端奉其教者且應誅使耶穌尚在亦聖道所不容王法所不赦粵匪習其教而忘本崇其說而違其禁令既叛其教且欲與耶穌為兄弟行狂悖如此前叙所論耶穌亦當殛之非情理之至乎賊中有喜慶事必禮拜又以尋常禮拜日為喜慶事是日羣下皆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示亦必以禮拜為斷或過三次禮拜五次禮拜

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禮拜之期為限故偽
誥諭有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即提
京治罪諸語軍中口糧油鹽亦必逢禮拜日始
領另詳賊口糧條內

註

自禮拜至講道理三則皆難民所
共知者吳玉狗言之厯厯如繪

刑罰

賊教有天條書外更有偽律已入偽文告門其
刑法則謂之刑罰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
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至二千板
為止死刑則有數端至重則點天燈將人自頂
至踵裹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
以松脂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

可聞人之秉賦強弱不同有燃至脛即死者有
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籠
頭絡頸和髮絞纏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
數賊齊鞭之眴息肢解項脫而胸腹仍趯趯躍
再次則斬首示眾絞與軍流無聞焉其行杖也
又至可笑而至可恨如亡賊及所憐惜之人犯
條禁既貸其死不得不杖責賊中有暗號可以

默會每杖輒一千數百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
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點大
人大開天恩其實杖畢一無傷損且駭新虜之
人曰我輩有法術天父看顧打破血肉隨即完
好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偽官及充先生者一言
緩頰亦即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即起與賊
目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更有打至數十板

行刑與受杖者坐堂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
此皆可笑之至者也他如新虜之人看出係我
中官吏冠裳之士退有後言或捉得我探役巡
哨人問供則狗臉生霜嚴刑拷掠必杖至血肉
俱枯僅餘脛骨受竹篦之擊立死者有之不耐
煅鍊甘即就戮者有之此又可恨之至者也然
從賊稍久稍有天良背後議賊圖賊者一經發

覺則不待敲扑便自認通妖謀害諸事蓋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毒之為愈耳賊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劫眾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屍之刑必喊令集眾於空濶之處聽講道理俟各館俱有人至則宣示於眾曰某人現犯何罪應得何罪對眾行刑慘酷之狀人人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

斬首示眾恒以筐籃盛首級二賊扛之一賊鳴
鉦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斬首示眾徧行各館各
營後將首級棄之如和姦案則扛兩首級強姦
案則扛男子首級使被強之婦隨首級之後自
呼某人因強姦我斬首示眾有廉耻之婦輒不
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賊代呼而已其枷
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篋敲之使罪

人自呼曰眾兄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次若斬首示眾衙校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搜五六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賊目專以殺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提心在口惟命是從已其死刑不外天條偽律諸禁令至於枷責無一定過犯則視賊目之強懦喜怒有一館日枷數

人者有一館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
喫旱煙脫衣卧些小口角及禮拜一次不到見
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
類毛舉細故藉以做眾蠢賊忽授偽官可以升
堂刑人大有忍俊不禁之勢每尋所惡者責之
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偽律偽令則
無有不殺者矣賊中非刑更有太師椅醉翁凳

二事凡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
可想而知其踞江甯刑人必問供具稟偽侯王
層層轉達以取偽旨洪逆批准由偽翼王交偽
翼殿刑部尚書蓋印赴偽天牢提人屠殺賊初
無此制是皆江甯充吏胥者為之籌辦其意靡
他亦不過欲緩須臾乘推問稟奏之時尚可設
法救人耳若賊軍在外殺人如麻安得有審鞠

則惟集錄卷八

稟奏諸事

講道理

逆賊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賊眾或百姓於
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賊本邪教何道
之有賊教無情無理何理之有所言則教人為
善所行則窮凶極惡欺人常談淺而易見又何
講之有然時以講道理為名者皆有所為也凡
刑人必講道理虜人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

授令必講道理逐婦女為偽妃嬪必講道理驅使羣賊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虜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賊講道理者不過集眾論話云爾所為之事既不同所講之言亦互易如用點天燈諸刑以上所記是也其陷武昌江寧自好者多伏匿不肯從賊遂傳令閭城百姓赴何處聽講

道理給予外小

賊中百姓之稱

腰牌准其為民如一名不

到身無腰牌見卽斬首百姓私幸可為外小懼

無腰牌被殺無不爭赴其時數賊目高坐臺上

偽言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按名散

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賊又曰如得腰牌先

走者立斬其時已殺一二人橫屍地下賊復肆

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間為太平真主

乃理

賊中以此二字作救字解

世人爾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

鐸傳集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聽
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天情頂天報國爾新
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一名
違拘立即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
暫留倘不知悔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論既
畢臺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俯首而隨偽司

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虜人講道理情形也
若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賊
眾必大呼各帶衣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
時賊目先敷衍邪教套話一番然後大言曰今
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爾
等立刻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眾各隨偽帥起
程毋敢回顧且不知何往此行軍捷速藉講道

理以諭眾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閭城婦女聽講
如一名不至全館斬首俟齊集時賊目亦令報
名如虜人法口講邪教之言女流茫然不解此
時蜂目閃爍於百花叢內擇美麗處女為一籍
以供偽嬪妃之選美婦別立一冊予以貴使繡
錦等偽職粗醜之材即籍為女兵使開濠負土
賊登臺大呼各隨女指揮管長歸館違者斬首

其時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為屠割者有之
鞭扑脅行痛哭者有之欣欣自得以為微倖得
選者有之此選色講道理之大概也遇有苦難
之役亦傳羣賊集臺下賊目講邪教禁令謂之
天情旋稱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
列王操心費力乃埋世人爾等何得浪費天父
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喫些辛苦果到阻

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悔致前
功盡棄速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
山填河伐林木封閉城塽一切不近人情之事
此役使苦差藉講道理以鼓舞衆心也賊於鄉
村虜糧必先集鄉民聽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
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埋世人之德爾等身家
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屢經

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太開天
恩憐爾愚民命本檢點前來謙說道理限來日
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
錢米擇所貢多者給予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
單富室所獻不足復行抄搶殺其人焚其廬以
驚眾此虜掠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敗殲之後逃
者日多則傳齊賊眾登臺大言曰萬事皆由天

父排定爾等都要練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
面飛一面變都難逃天父手內過眾兄弟切不
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
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
此是天父磨鍊我們的務要放膽放草賊呼心為草自
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爾想在永安
時尚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

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爾三更逃黑夜難
逃天父眼針針即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
下凡業經指出遂當場殺一二人使眾悚懼又
說現立卡房多處諒爾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
分屍爾等放著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
迷鬼捉真下賤矣此防人逃走講道理之故套
也若遇偽王偽貴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眾

聽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具禮物進獻
如藏匿金銀即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定即斬
首不留此又逼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以上數
端皆賊之慣技被擄難民無不知之其匪夷所
思之事仍不可枚舉大約集眾諭話必傳令聽
講道理其實無道無理亦無所謂講也

賊情彙纂卷十

賊糧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義可知糧糗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封功臣蕭相國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幸速戰而轉勝也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以雄武之

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冊所載匱竭而偵事
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
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繫乎糧足食而
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
聞也近之軍中文案動曰軍需需之名義
不當體貼而深思耶賊不買而封殖不耕
而得飽食其來何自無非擄掠惟其喪心

搜刮則金貨五穀來源無窮嘗聞賊目肆
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
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雖狂悖萬罪之言
為神人所共憤然設想其便利豈不十倍
於官軍乎堅壁清野之法既不能行鄉民
團練又迄無實效賊任意而往恣取以歸
蔓延至於此極者皆處處資賊不能斷賊

衣食之源故也今必思所以杜之之策使其無所逞無所獲似不戰可以滅賊蓋不待盡殲而賊必盡散耳爰集諸說輯賊糧一門分著條目如左俾覽斯者知賊中入出之大概焉

貢獻

擄刦

科派

船運

關稅交易

口糧

倉庫

附偽錢式

貢獻

賊之擄刦任意恣取非專意於糧然究以糧為
大宗賊目每夸言曰軍行先數百里即遣人前
往徧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貲糧窮者効力其實
乃自欺妄語我軍防堵界上地方官於近賊之
區巡察必嚴豈容奸細入境徧張偽示乎或賊
所遣之人給之未可知也然賊動以此事責鄉

民凡賊至境所張偽示輒數千言其起首千餘
字率皆邪教狂語如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遣
天王列王乃埋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
復告誡繼此入鄉民之罪曰本軍師於行軍相
距數百里之先即徧張誥諭令爾百姓富者出
資窮者効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
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投營者

既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爾等為妖魔所
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尚
無幫妖湊勇之事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
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
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云云
此示一出膽怯者無不擔負銀錢糧米駱驛於
道以獻於賊城市鎮聚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

村也然賊中章程亦數改矣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逐戶搜刮此時蓋專擄城市仍不擾鄉民建後陷安慶江甯再犯江西湖北於城市並不出示收貢但肆擄刮於鄉村則仍出示督民進獻每至一處打館數日必盈其欲壑而去大抵多近水次地方賊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船而

後遣之其距船較近之處則逕赴船上交貢鄉
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為護符孰知不
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賊又至鄉民以貢單支
拒賊目輒勃然變色曰爾以貢單嚇我耶彼東
王府差來我北王或翼王府差來者爾不交貢
必斬爾人焚爾屋鄉民齟齬又復進獻甚至一
月之中收貢之賊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

之物亦漸次減畧如初貢也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擔豬數口雞數十隻配以羣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賊至即斗米隻雞亦可塞責惟賊踞之地既久其男股擄刦又不知幾次且已設立鄉官而下科派之令矣總之鄉民始以進貢得貢單謂可以安居故甘輸納而不知責貢之無已既知貢單無益則不甘進獻而不

知賊打先鋒搜刮終無遺也力田編民蓋藏雖
罄新穀方登猶可接濟而不知賊以安民為名
旋立鄉官時遣催糧之賊徵取迫如星火也其
擄掠科派俱詳後說不贅叙賊脅鄉民貢獻而
賊中亦專尚貢獻其偽王偽尊官有喜慶事羣
下醵金爭獻禮物尋常擄得金帛亦必層層轉
獻如散卒擄得貴重之物不敢絲毫藏匿必獻

之本管官卑官畧為乾沒亦不敢全受復獻之
偽尊官統歸偽王而後已次等衣物亦必先挑
數事獻於充先生者其餘方敢自有搜得新鮮
食物亦必進獻賊中稟奏言軍事者寥寥動即
具稟進貢其微細如鴨肫二十枚野雞一隻亦
必進獻偽王優語批荅殊可笑也細詢賊中進
獻亦非得已甘心從賊者固欲借此為進身之

資然而私藏金銀珍物過多一經偽尊官訪知
突入其館抄之數其罪而殺之故雖極垂涎而
不敢飽颺也

註

唐金詔李國胤田行達賀啟
潘鴻藻譚恩齊程奉璜說

擄刦

當逆跋初張時所過粵西州邑搜刦貨糧每遇
富室鉅家必掘土三尺粵西紳士匍匐入都叩
閭呈訴冤苦

皇上不惜帑金命將出師蓋亟欲拯民於水火也逮
逆黨由長沙陷武漢擄刦之局一變屢變始則
專擄城市不但不擄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搜得

衣物散給貧者布散流言謂將來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視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錢貧者方幸賊來藉可肥已殊不知賊得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敷載有棄數千石米菽寄囤於積穀之家者猶人之過飽雖有珍羞不能下咽留為後時哺啜非真見食不餐耳且亦知鄉民眾怒難犯現已充叔姑

以好言惑之徐徐圖之云爾蚩蚩之民竟為賊
賣甚至賊至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悖惑
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為尤甚及賊陷江甯
揚州官軍近城為營亦僅一面兩面其通四鄉
之路甚寬離城十餘里賊不敢多邁一步者蓋
鄉民處處立團矢以死鬪也亦非江南之民情
果勝於湖北蓋有鑒於紳士江壽民輩糾金銀

鴆賊引賊入城設數百席恣其啖嚼冀免搔擾而不料其肆毒如初江壽民仍為所殺江南在籍紳耆徧曉於眾曰若等有江壽民之富厚聲望可以贖金數十萬及備百席乎即能效之亦不能息事而仍不免一死賊之甘言可勿聽已鄉民遂齊一心志聯團各數百里以仙女鎮之眾竟能殺賊千人賊安敢四出故賊僅以江甯

為老巢謬以非犯為進取實以安徽湖北江西
為大供給所且不能一刻忘情於湖南其注意
上游若嬰兒之仰乳哺貢獻科派擄劫迭行之
故此時湖北安慶及江西南九一帶鄉民皮骨
僅存皆性浮識暗為賊所愚以自誤然開導倡
率乃紳耆牧令之責亦不得專為蚩蚩者咎此
時何暇責之亦惟有哀之憫之而已矣賊之擄

刦慘刻萬言難罄可勝記耶今請言其顯著共
見者賊諱擄刦之名曰打先鋒既屢經貢獻矣
忽又來打先鋒賊數十百人住於村內一半日
尚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無賴之民飲食而撫
慰之轉令勾通富戶奸佃劣僕訪問窖藏所在
許掘得分給更有官幕家眷寄住此村及紳衿
為誰某一一採訪確切即以奸人引路於是率

醜類逐戶撲擄糧米錢貫殊不易藏每儘數劫去既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擄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用繩懸於梁間以刀背荆條鞭撻而審詰之有鞭至死不吐實者有甫經懸掛其家不忍自引賊往起害者或本家遠避祇留老僕應門賊必拷掠以詰其主之所在

不勝捶楚遂不禁直告主人藏匿之區及窖藏
何地矣然人之欲窖藏也苦思密計何所不至
賊眾既去幸未發掘者亦間有之然陷賊之處
賊來賂驛十次八次考究搜剔安得更有遺金
哉迹其擄刦亦視當何如時為何如賊如初次
踞武昌一月賊竄後儘有頑壁地窖收藏如故
者蓋其時賊如乞丐暴富不暇窮搜故也老賊

谿壑已滿必擇貴重輕便者始攫之故每至一家見尋常衣物棄置不顧惟珍寶金銀之是求詎賊來不絕逮新擄窮賊繼至雖尺布升米亦必將去傾筐覆盎幾無絲粟當此之時富者又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者強有力者遂甘心從賊自去投營以圖溫飽是賊之擄刦不獨為富有計且使鄉民不能自存不待擄而自至耳其

有田畝者猶屑糠覈以度朝昏賊知野無遺金
於竭澤而漁之後忽下安民之令於一州一邑
選老賊置監軍一人徧頒二尺長濶之鄉官軍
冊分軍師旅卒兩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
貧戶充伍卒民求一日之安皆勉從之比戶皆
如懸磬此後誠不復抄而責令辦糧及軍中需
用各物偽文一下迫不可待少不如意則執鄉

官殺之其酷虐情形更詳科派條內總之賊收
貢者先擷其精華也擄刮淨盡者使民凍餒不
得不從也立鄉官而科派者待禾稼之登責隨
時之供給且妄冀鄉民為彼捍衛也虐民至於
此極天豈忍哉天豈忍哉以上所叙皆賊擄刮
之大概然亦有畧異者賊於鄉村從不肆殺恐
鄉民自計計無復之與之死門然於官幕吏胥

避居家屬及閭閻之家其抄愈甚且殺人而焚
其廬並追究收留之家謂之藏妖亦焚殺之凡
搜官中公服文案亦謂之藏妖肆行屠殺故賊
所過之處我官幕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松
林寄宿破廟者官中服物一概毀棄每克復一
處官紳覓一頂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謁
長官蓋緣陷賊境時惟恐棄之不速比比皆是

又將何處購得耶其待鄉民雖不如是若鄉民團練與賊鬥敗賊必殘殺即或不鬥但知其地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亦必尋其首事屠焚之而後已倡義紳耆縱遠逃幸免賊過歸家村民僅存者羣起而尤之以為不團練不至受慘如是之甚賊如再至幾欲縛獻之使急公之士不容於賊並不諒於民宜團練之終無實效

也賊必尋仇毒害者欲寒鄉民之心儆他處不敢與抗以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唯唯聽命豈力有所不敵歟特為積威所刳耳惜無賢牧令知道紳耆行聯團之法使上下左右千里之內無不團之處賊至鳴鑼集眾千里聯為一氣賊眾來千斃千來萬斃萬賊又何仇之可復乎今不思所以禦賊困賊之策但懲於團練受

害國賊受害惟賊是奉猶終不免為賊害可勝
歎哉然而此大不韙官民當分任之官不籌辦
專責於民亦非平心之論焉延尚之觀察曰團
練一日不成賊匪一日不滅言雖過激然非洞
見痼結不能語此蓋團練成則賊無所獲即堅
壁清野之法賊之衣食來源立斷逃者日眾擄
人日稀江甯老巢無上游接濟糧絕心散一攻

即潰誠滅賊之善策惟不易行或行不如法致
民受害愈引以為戒此所謂有治法少治人是
又在事官紳所當疚心負愧者也賊之糧以擄
刳為大宗故論擄刳而瑣瑣及之

註

楊宗時劉春生田行達等說康東序
方萬壽吳玉狗等供與程奉璜說同

科派

鄉民因成平日久罕見兵革賊至遷避一空任
賊擄劫此壬子癸丑冬春情形嗣賊蹂躪沿江
往來駱驛習見不怪故於每村鎮各舉數耆老
設一公所賊至作黍使者老周旋其間哀告貧
苦輸納錢數百千糧數百石求免窮搜賊去則
按田畝而攤之此科派之始也最可異者賊每

以豁免三年錢糧惑我鄉民逮擄刦既盡設立
鄉官之後則又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貨
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
小口歲給五斗以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
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太無人理究不能行遂
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
畝若干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米三石六

斗核算註於冊籍存偽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
下忙卯限諸章程催糧之賊不絕於道賴數鄉
官支吾而供給之苟延性命其立鄉官之處仍
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
視鄉官為何如人耳儘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
有機弊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目與之款洽倚
為護符但有橫行搶刦之賊鄉官一稟遙達且

將此賊斬首懸示矣設策以保鄉黨其心可原
殊不知此等人又以賊所科派者更加斂之中
飽乾沒仍以鄉民為魚肉者也賊之科派不獨
錢米如行軍所需各物皆悉取給於鄉官偶需
鋤鋤千柄或葦蓆千張或划船百隻偽文一下
吐嗟立辦民不堪命怨毒可知然恨賊者虛資
賊者實尤為可慮或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似

不致喪心如此然有時賊為官軍追剿威脅鄉
民使搖旗吶喊以壯聲勢又安能保其必無耶

註

徐鍾漢姚藻
鑑周因軒說

船運

賊糧取給於上游悉用船運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僅甲寅九月至歲底此數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則帆檣如織無一非擄糧之船無一非接濟江甯之船也然而賊之他竄或有別意於江廣則專為擄糧何以知之今俘獲賊中偽誥諭一則曰著爾某某乘坐水營

左三軍船一千三百條

賊稱船以條計

配帶兵士前赴江

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貢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誤再則日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誤務宜靈變不可為妖魔所搶復有誥諭褒獎張子朋等曰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爾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

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
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屠福新配
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賊之所欲得者
專在糧米於此可見甲寅四五月間江甯賊糧
幾盡故下令除偽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喫飯者
斬首此時武昌若再支一月江北之兵早逼漢
口使無所逞無所擄船運一絕則江甯之賊黨

必內潰已賊之伎倆專以船為用故近水之處
受害最烈一經北犯殲斃無遺所恃者船多載
賊登陸以人眾驚我既陷一處悉載糧米下行
賊船之為害水營條內已詳論之上年舟師下
剽焚賊船七八千艘賊船運局勢從此不可復
振不惟不能載賊四竄且不能載糧以飼江寧
之賊今可以滅賊之機者終以昔焚賊船為第

一偉績也

註

考自偽文告及劉玉貴
謝士才曾有年等說

關權交易

自武昌至江寧向設四關賊於武昌蕪湖兩關
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權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
中關偽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偽九江
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賊踞之處凡有身家
商賈豈肯來往其境間有貧不能度之民覓蠅
頭之利冒死貿易亦殊覺可憐嘗詢曾過賊關

買人曰賊之抽稅無一切章程則例其報船料
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貨細
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
以鹽布棉花煤米為粗貨絲綢蘇貨為細貨抽
稅之後給偽船票一張如遇賊黨竟可免擄劫
前在九江問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權稅一
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于數十里

之內成載客船實未經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不能多獲可知是賊之關推似有實無也賊之關推所獲寥寥然賊之交易頗足資賊蓋擄得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擄過多者皆於村鎮屯積命三五賊目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他遂趨利爭赴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賣

送賊巢矣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為
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蘄黃買于民間據
得湖北布足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物係
據來全無貲本似貢獻據刮科派而外即此所
入亦復甚鉅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
賊甫陷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默記買貨之多
寡以覘其家之有無少遲數日另易一夥剽賊

突入其室搜刮一空所賣之物亦並取去此則
以交易為鈎餌而愚民驚利不覺誤吞者也

註

石有貴洪田相趙興汪裕茂
及陳作霖之子陳淦說

口糧

以上所叙皆計賊之所入若口糧則量賊所出
焉賊所入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
之所以不虞匱乏歟偽官雖貴為王侯並無常
俸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
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偽朝內各官一切
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擄刼充足

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劇賊莫不
私藏秘積足以自奉若卑下偽官日厭粗糲有
以鹽水為肴者每逢禮拜日偽官必開單赴各
典官衙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
與否或盈筐以獻或彘彘塞責惟禮拜錢及糧
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偽官每人每七日給錢
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

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擄刦極多亦毫無加
增若噴乏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全不給發
如江甯城中一概喫粥揚州城中煮皮箱充飢
此時無禮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其另有所謂
買菜錢則係賊中私情如總制監軍擄獲金銀
有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為買菜用難民曾
述有卒長管百人係某功勳統下親見其卒長

每月向偽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
首飾數十兩其卒長悉數易錢買猪雞以供眾
啖又見偽稟奏中有偽旅帥具稟本管偽總制
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所發禮拜錢每
人每日止錢七文即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
向賊目乞取也

註

諱恩普素炯周寬說
康東序蘭蕩有供

賊倉庫

甲寅三四月間賊踞對江武昌省迭獲逃出難民及盤獲奸細眾供勘對其人多正二月由江甯隨賊目來漢口者內有總典聖糧總典聖庫偽官衙充先生主簿籍者所言賊之倉庫數目甚為確切云偽聖糧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積截至癸丑年終共存穀一百二十七

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甯羣賊口糧每月約放
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偽聖庫館
截止癸丑年底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
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餅錠首飾實存
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
千串每月發禮拜錢約二十萬串油鹽緞疋布
帛則不知確數始聞疑詫斥為妄供姑筆記之

以俟考證嗣得句容縣探報云甲寅三月賊糧
僅存十餘萬石銀三十餘萬兩與前數懸殊遂
沈思其故似江甯賊眾與被擄之民男婦不下
數十萬即以五十萬人為斷所發錢米如賊中
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發米二百斤錢一千
二百五十文以此核算每月應發米十七萬石
有奇錢十二萬串有奇益以偽官加倍之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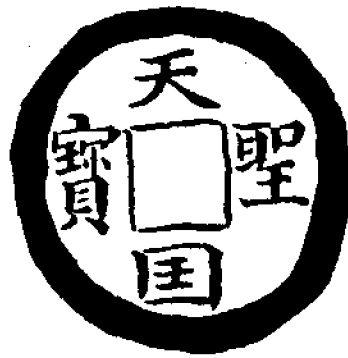
計所發米錢與難民所述之數實相去不遠若
如探報所云存米且不足支一月又豈待五月
始下一概喫粥之令乎賊蹂躪數千里姑無論
官中倉庫處處資賊即所據閭閻貲糧又安可
數計蔓延既廣所養賊眾難民又若是之多據
理推勘似前次供詞並非虛謬官軍恨賊心甚
故探報多言賊勢窮蹙貲糧匱竭然粉飾失實

未足信也

注

康東序蘭萬有供
與程奉廣所說同

附偽錢式



癸丑六月賊在江甯於所虜銅匠中覓能鑄錢者得十二人封四人為鑄錢匠職同指揮設廠開爐鼓鑄即以上所募錢式其大小如番錢正面天國聖寶四字幕無字銅匠迫於威脅既不諳又不願鉛銅不勻鑄不如法屢鑄皆不成輪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楊逆詭稱天父指示云尚須遲三四年方可開鑄此則掩耳盜鈴之

談考古之草竊間有鑄錢者亦多不成可見

國寶重器非狂寇所能攘竊而有也

余在上海走館中夷人時乘大輪船至江寧舟中賊遣以銅鈔故上海夷人多有之
余曾見數十枚面曰太平天國幕日統領政教肉款如制鈔銅皮紅色制
頗工彷彿如越南國太和皇帝統諸鈔式與中大異

賊糧一卷本方君

翊元

認纂方君識高品粹文

尤古奧籍隸興國備知鄉民受害情狀其分纂
此卷為尤宜今知已呈稿於

大帥自以彼著為善本因全書告成獨缺一卷
且夙昔所記及在局諸君亦多知賊糧梗概故
補足之俟定本付梓時兩冊互勘存其是刪其
否不愈善乎賊糧似屬末節然能處處斷賊糧

財帛遺失錄卷十

處處燒賊糧賢於十萬兵多已